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二十二回 解組去辟谷超仙界

姻就名成，凌雲志展。仙家戒諭言非淺。異花瓊漿色鮮鮮，杯傾換骨分枝瘦。解組歸山，世情須遠。雙雙辟谷辭塵絆。一朝會舊續仙緣，鸞驂鶴駕起蓬苑。

右調寄《踏莎行》

卻說那張紫陽在仙境，曉得衛旭霞完婚到任去了，恐他耽於酒色財氣，誤陷塵網，難超仙界，與鳳瑞珠續敘仙緣。一日去拉了瑞珠女仙，於石室中取一瓶換骨瓊漿，三枝洗塵不死花，置在花籃之中。紫陽駕了白鶴，瑞珠乘了彩鸞，一齊騰空，渡海飛行。

不上半日，到了嘉興府城中，乃留鸞、鶴於雲端，冉冉從空而降，來至府前，變就兩個道人，提著籃兒，立於街坊張望。適旭霞公出回廳來，在路上見了，紫陽、瑞珠走上去，一把拖住了轎兒，口裡連連告道：「求老爺佈施。」這起各役把他亂踢亂打。

旭霞道是奇異，連忙喝住手下，帶他回廳去。坐堂問他道：「道者，你為何不向市廛中去抄化，反來攔截我道子呢？」紫陽道：「貧道不滿老爺說，我們兩個雖是化緣，原有一番氣概，非沿街抄化者流，故誓有『五不化』：市井貪夫不化，慳吝守財虜不化，貪官污吏不化，無宿根善念者不化，不知進退、迷戀聲色者不化。今聞老爺為官清正廉潔，處心積慮，自是不凡，貧道所以特來募化。願老爺大破慳囊，化與我紋銀壹萬兩。貧道把去替老爺做些閒雲野鶴、世外非凡之事。後來老爺回頭登岸，可以安享不盡。」

旭霞聽他一番議論，隨想他不是等閒化緣的，心裡另自待他，口裡乃謔言試之；且見那個女道不言不語，不知何故，乃問道：「你兩個是夫婦、是兄妹呢？有許多年紀了？」道者道：「非夫妻，非兄妹，不過同伴抄化遨遊的。若說年紀，寒寒暑暑，不知過了許多，記不起了。」

旭霞道：「倒也可笑。為人在世，雖是遊方曠蕩，不要終老，難道連自己的年紀也忘卻了？明是奸邪之徒，我這也不計較了。但你兩個一男一女，既非夫妻、兄妹，如此同行同宿，困帳過日，怎得潔然不污，如柳下惠、魯男子乎？」

紫陽道：「老爺差了。可曉得『淫污』兩字麼？凡夫俗子，迷戀女色，沉淪欲海，終身莫悟，乃不得超世者。若養真修煉之摯，愛惜精神，念念保固，不肯絲毫滲泄，所以內澆外凝，雖豔冶當前，如過眼空花，漠然無所動於中。所以貧道男女同行同宿，爾為爾，我為我，絕不起妄想，以喪天真。」

旭霞聽了，不覺毛骨皆竦，恍然大悟，拍案贊道：「道人，善哉！汝言俱是透徹妙道之論。我今捐俸與你百兩，去作修煉之資何如？」紫陽道：「既蒙慨許，貧道們今日去了，明日來領。」旭霞道：「你們兩個來得久了，到我私衙裡去齋你一齋。」

紫陽、瑞珠攜了花籃，隨著旭霞退堂進去。兩人站於廊下。旭霞到裡面去，與素瓊、老夫人兩個述此奇異。說猶未了，承值的進來報導：「老爺，方才要齋那道人，如今那兩個影兒也沒了，只存得一隻花籃在外邊。」

旭霞倒吃一驚，連忙出去看時，真個俱不在了。啟他的籃來細看，只見一個瓷瓶兒，緊緊封好的；又有鮮灼灼的三枝異花在內。隨即拿到裡面去，與老夫人、素瓊三人細玩。捻在手中，覺得芳香襲人，光彩耀日，各各稱奇。旭霞乃差衙役去滿城追尋，杳然無從蹤跡，來回覆了。旭霞對夫人說道：「我始焉原道他兩個奇異，故帶回盤詰他。他談吐津津，頗多仙氣。如今且把這花與瓶原替他放在籃裡藏好了，看他如何。以後眼巴巴看他來那裡有個影響？」

旭霞見他不來，把那籃中的花拿出來看看，並不見枯槁，鮮豔如舊在那邊。大家驚贊一番，仍藏好了。不知不覺將過半載了。

偶值中秋，月色溶溶，旭霞同老夫人、素瓊在衙署賞月。清光照席，佳人才子，觴酌羅前，暢敘幽情。旭霞乃忽想看籃中花朵與瓶，叫春桃進去取來。把金瓶插了三枝花在內，供於桌上，稱美一回。又將瓶開了，覺得芳馨撲鼻，乃對夫人道：「異品不可輕褻。」叫春桃取一對玉杯來，慢慢傾了一滿杯。仔細一看，色似桃花，光如寶瓏，想道：「莫非仙液瓊漿？不知恁般滋味。」將來呷了一口，覺滿嘴甘香，沁入肺腑，乃贊歎道：「我在雲林夫人宮中吃的美酒，此味便覺相像。」索性一飲而盡。復傾一杯，遞與素瓊。

素瓊接在手裡道：「我酒是不飲的，但是老爺如此贊美，想必異味。」乃慢慢上口，也一飲而盡，覺得遍口生津，滿腔滋潤，乃驚訝一回。旭霞把瓶盡傾在杯中，恰好還有不淺不滿一杯，將來敬與老夫人道：「岳母在上，不是為婿的無禮，不先敬大人。此正湯藥子先嘗之禮也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既是瓊漿玉液，我是年邁之人，用不著了。原是你們兩個飲了罷。」

春桃聽見老夫人不欲飲，乃道：「太奶奶倘小心行，春桃飲了罷。」老夫人隨即授與春桃。春桃雙手接來，傾入櫻桃小口，嚥下清俊香喉，乃道：「抄化道人身邊有這樣嘉美之物，真非人間可得者。」素瓊道：「癡丫頭，那一個說他是抄化的？自然是神仙耳。」春桃道：「若是神仙，少不得還要來應驗。」素瓊道：「想必是老爺做官清廉，天遣他來賜這兩件異物，或這就是應驗亦未可知。」旭霞道：「下官沒有人褒獎。夫人之言，倒講得妙。」

說罷，復飲酒幾杯，清談一回，覺得露寒月轉，更鼓連催，是將夜分時候。老夫人道：「如此皓月良宵，本該深賞，但賢婿官政繁冗，明早要理事的，不宜久坐勞費精神。你們夫婦再飲幾杯，收拾進去歇息了罷。」旭霞道：「岳母真老成之言。」遂立起身來，將這三枝花與素瓊、春桃各自捻了一枝。老夫人在前，引了旭霞夫妻、侍婢三人，月下輕移環佩，攜手同行。恰似神仙歸洞天的進去了。正是：

賞心樂事良宵宴，飲卻瓊漿骨自更。

旭霞睡了一夜，明日起來理了些政事，以後遂悠悠忽忽過去。

光陰迅速，條焉是滿任之期了。旭霞夫妻三人因飲了瓊漿之後，覺得日漸一日，身體輕鬆，欲情俱淡，飲食少進，似有辟谷之狀。心裡各欲恬養求安，不喜膏粱紈綺。

恰好瓜期已足，聞得撫台上疏薦過廉能，旭霞恐復任報來，忙赴撫台處去，將冠帶印綬交割辭官。撫台著實留他，旭霞抵死辭脫了。歸所即忙吩咐，一面發扛下船，一面自去拜別了堂尊廳僚，清清靜靜的起身。豈知驚動了合府子民，攜老挈幼，執香而來，脫靴拜送。直至旭霞下了船，留連遠望，目送而散。正是：

若遇官清正，百姓俱安樂。

一朝辭任去，口碑載城郭。

那起人民都是泣涕回去了。不題。

卻說那衛旭霞回到蘇州，泊船上岸，至母舅家去，留下兩日。吉家也去過一次。乃發舟到崑山岳母家去住下，終日與素瓊、春桃三人在深閨中焚香烹茗，吟詩作賦。

條焉又過了幾年，豈料這三人因吃過寒冷瓊漿，竟爾都不能生育。旭霞夫妻已似有了仙氣，這些榮華富貴、子女玉帛，竟置之度外。惟那老夫人時年六十有七，見得婿、女兩個成婚長久，不生男育女；更兼見他終日脫然駘蕩，終不以乏嗣為憂，老夫人心上未免終日鬱鬱不樂。豈知一日積悶成病，陡然發起來，延醫服藥，竟不肯痊，遂淹淹溜溜三四個月，竟自死了。

旭霞乃好好成殮了，治喪安葬之後，因自己妻妾三人，心懷僻靜，思慕山居，忽起遷歸長圻之念。但若岳母一抔之土未乾，不忍竟自拋撇而去，更兼岳父沒有本支姪輩承受家業、香煙，與素瓊商量，竟自備起酒來，請了許多親族，擇一遠房賢能姪兒，接了岳父母香火，把他家產一一開明，交付與他了。然後挈其妻妾以歸蘇郡，於母舅處住下，同了素瓊出去遊山玩景。

正值小春中旬，是老夫人的生忌，素瓊要到支硎尼庵去追薦他。旭霞聽了，遂欣然備了齋供之儀，一徑到尼庵裡去。你道好不

湊巧！恰遇著了凡生化昇天之日。旭霞這一起走進門去，見得熱鬧非常，乃問道：「作何道場，如此齊整？」眾道友道：「了凡師父今日昇天，我們在這裡奉送。」

旭霞夫婦三人聽了此言，倒著一驚，遂又問道：「雲仙師父在那裡？」眾道友道，「他已先亡化過四年矣。」旭霞復想起昔年之情，不覺撲簌簌的淚如雨下，哭了一場，遂教道友引至了凡坐化之所去看。只見他身披袈裟，手執如意，露頂盤膝，跌坐在氈單上。

旭霞夫婦三人見了，各自流淚，拜了兩拜起來，贊歎一回。索性不說起追薦之事，竟將這些帶來的齋供擺設於了凡、雲仙兩處，又加祭拜慟哭一番，送他入龕口過。然後歸到母舅處，拜別了，起身歸山去住下，鎮日山蔬野菜的度日。

不覺又是三、四年之後，竟自辟谷了。杜、吉兩家聞之，道是奇怪，俱來看過幾次。

一日，旭霞絕早起來，吩咐鷓兒到蘇州接杜、吉兩家親戚，教他作速到來。鷓兒連忙到郡去說了。杜、吉兩家以為駭異，男男女女俱至山來。旭霞夫婦相見過，遂把家私什物，付與鷓兒夫妻兩個收管過，乃對眾親道：「我們至戚相敘世間，原為美事，豈料今日一旦要拋撇公等，在明午牌時候，當升虛而別了。」眾親戚聽了，不覺傷心一回，依依相敘的過了宿。

明日起來，旭霞原教小鷓兒收拾早膳與眾親吃了，遂喚他燒起香湯來。妻妾三人俱浴淨了身，上來拜別眾親。眾親同了鷓兒，一齊慟哭起來。旭霞道：「這非死別割愛，不消悲慟得。夫凡人生紅塵中，情慾相牽。到生老病死了，原是一場虛氣。我今日到這個地位，只樂得無掛無礙，飄然而去。到了仙境，自有一種清虛快樂之福，何勞尊長輩傷心？」說罷，遂同素瓊、春桃一齊下拜眾親畢，又望空拜別了亡化先靈。只見一鶴一鸞，飛舞庭中，繞屋祥雲擁護。

旭霞量度午牌時候了，遂將三枝花各自執過一枝；又把這瓶兒盛於籃中，命春桃提了在庭中俟候。只見張紫陽同了鳳瑞珠，又有無數仙童仙女，在雲端作樂。旭霞妻妾三人見了，跪於庭中，羅拜為接。

先是紫陽、瑞珠兩個冉冉而下，旭霞起身，拱入廳裡。那張紫陽道：「我今日特奉雲林娘娘之命，引四時苑主鳳瑞珠仙姑到來，與文士續配了仙緣，召駕臨宮，去司萬卉之文章，掌一宮之仙眷。更宣天孫素瓊、記室春桃，一齊發駕。鶴馭鸞驂，俱已整備在庭，毋得欠延凡界，動人窺看，以泄仙機。」

說罷，紫陽呼喚仙童仙女下雲端來，至廳前，並奏雲璈，聲音徹天。那時，張紫陽請鳳瑞珠來與旭霞交拜。待過了夫婦之禮，然後與素瓊亦行了仙班姊妹儀文畢，各自乘鸞駕鶴，騰入祥雲，飄然而去了。

卻說那些親戚，見他們白日昇天，不免望空遙拜而送，直至不見了起來。男男女女，倒嚇得如癡如夢一般。更驚動了長圻一村老少，挨挨擠擠的來看，再沒一個不贊美稱異。到得明早，杜、吉兩家親戚，覺得至戚生離，不免自心中怏怏，俱是依依不忍，下船而歸。抵家時，旭霞平日這起相知朋友、兩家因親及親的眷屬聞知，都來詢問贊歎一番而去。

以後，杜卿雲雖不及做表弟的白日成仙，他的雙親叨受皇恩，誥封壽終。營葬之時，空中飛下雙白鶴來弔，似有悲切之狀。揣度起來，自然是旭霞夫婦變化到來，謝昔日之恩。那卿雲官職，做到兵部侍郎而止。所生二子，亦是發科發甲，書香不絕，也可稱人世仙境了。

那個吉彥霄，出身就是年少詞林，聖上嘉其才藻，特賜大學士以終其身。封妻蔭子，極其華麗。後嗣綿綿，爵祿靡窮。

至於那個山鷓兒，雖雲奴僕下賤，家主漂流之後，曾為陰告陽申一番，滿腔義氣，故爾旭霞升仙之日，感念其情，遂將家產交付與他。以後乃自成一家，生男育女，勤儉經營，做了一個山村富室。竟接受了旭霞祖宗的香火，逢時遇節，替他祭祀，以故里中之人俱欽敬他，咸稱為忠厚長者，壽至八十而終。豈非千古流傳之佳話哉！